弘簡錄

弘簡錄卷之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學

裔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三

裴炎（從子伷先）　劉禕之（父子翼附郭翰）　魏元忠　韋安石　王方慶（孫備）

韋思謙（子承慶嗣立）　陸元方（子象先景倩景融）　王及善（父君愕）

裴居道　李昭德（父乾祐）　杜景佺　李懷遠　蘇味道

李嶠　李迥秀　李日知　豆盧欽望　張光輔（周允元）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爲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生專意讀書不求游謁服勤十年通左傳漢書擢明經第補濮州司倉參軍歷侍御史起居舍人遷黃門侍郎調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留炎調護太子守京

師明年帝不豫太子監國詔與劉齊賢郭正一於東宮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輔立中宗改中書令故時政事堂在門下省至炎徙中書省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大怒因與后謀廢立命炎洎劉禕之同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問我何罪報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定策更立豫王旦以功封永清縣男既而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武氏先祖炎諫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已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亡者事與絶異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悦諸武又勸誅宗室近屬炎復固爭后愈怒未幾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立未嘗預政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奴之歸政天子會久雨不出而止徐敬業起

貝方議討伐炎謂天子年長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詧希意論炎親受顧托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參鞫或勸令遜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鳳閣侍郎胡元範特爲辨明謂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后不納元範申州義陽人介廉有才流死瓊州光宅元年十月斬炎都亭驛籍其家無儋石之蓄議者以爲殺降人阿史那伏念等故及郎將姜嗣宗以炎事告劉仁軌裴以知炎反狀不告亦拉殺之睿宗立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諡曰忠　從子伷先初蔭太僕丞坐流嶺南徙北廷專力居賄以財自雄娶降蕃女爲妻有黃金駿馬牛羊養客數百詗候京師有補闕李秦授爲后謀讖言代武者劉請除之擢秦授考功員

外郎賜以璽詔俾先知之仰載金幣奔突厥又爲逆兵所執會
居自愬困得不死及求炎後授太子詹事丞歷秦桂廣三州都
督坐累及誅後賴張說僅免久之又起爲范陽節度使太原京
兆二尹進工部尚書年八十六以東京留守累封鄄城縣公卒
于官　于彥先後亦至太子舍人

劉禕之字希美晉陵人祖興宗陳鄱陽王諮議參軍父子翼字
小心附著作郎遷祕書監素善吟詠有學行河東劉顗言甚重
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常面折之以峭直不狹故退無甞憾友
人李百藥稱之貞觀初詔追入京以母老固乞終養于家觀察
使李襲譽嘉其至孝賚以粟帛表其門閭改所居爲孝慈里母
終除喪召拜吳王府功曹參軍遷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預脩
晉書加朝散大夫卒高宗遣使弔贈給靈輿還鄉有集二十卷

褘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並直昭文館俄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預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等兒懿之將爲給事中同考兩省人士多之有姊爲內官坐私省流巂州后丐帝召還除中書舍人儀鳳中轉朝議大夫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以處置之宜人人與謀褘之獨勸帝不足校惟願戢威緩百姓之急帝內其言俄拜相王府司馬帝知其居家孝友每得俸祿散於親黨甚爲士族所稱故賴以師矩未幾后臨朝甚見親委豫王之立以嘗參預其謀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縣男凡詔令獨出其手素以恩致華倣哉可占授未嘗停滯有司門郎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詣宰相訴獨味道謂曰太后省褘之曰縁坐改官多從有司奏請后問以味道歸怨於上貶青州刺史加褘之大中大夫賜物百

毀馬一疋后方賞其竭忠無何與鳳閣舍人賈大隱私語后既
廢昏立明何用自撫朝權不如反政新主以安天下之心大隱
密奏其言后怒以爲近者朕親引用乃有背我之心深爲可惡
會有告其受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后乃口語肅
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示勅語禕之以爲不經鳳閣
鸞臺何名爲敕后大怒責其非捍制使下之獄帝爲抗疏申理
姻友咸謂必獲見原自度太后威福由已而帝營救是速吾禍
也乃上疏自陳賜死于家年五十七臨終洗沐神色自若命其
子執筆占遺表子號絶不能書因自捉筆詞欵切到見者哀之
睿宗立贈中書令有郭翰者爲人性寛簡嘗爲御史巡察隴右
多所按劾次寧州獨薦狄仁傑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
辭憲職改麟臺郎及是與太子文學周思鈞尤痛悵后惡之貶

翰巫州思鈞播州皆參軍

魏元忠宋城人初名真宰志氣倜儻入太學不調從盩厔人江融學兵法融爲左史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儀鳳中元忠上書言文武二道王者大要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如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却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漢高大度尚曰吾寧鬭智魏武神機猶云依法孫吳假令有項籍之氣袁紹之基恭若退智任術終以破滅魏用相直以拒漢韓信輕爲豎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豈非以中材之人素無智略一旦居元帥之任焉知成敗果殺敦詩悅禮之事乎故李信求以二十萬衆獨舉鄢郢果辱秦軍樊噲願得二十萬衆橫行匈奴登時見折後漢馬賢討西羌旣

而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收復河南。沈慶之懸知不效。謝玄以書生拒符堅。郗超明其必敗。桓溫涉萬里襲成都。劉真長期於決取。雖將有古今。推之大體。觀其銳志與識畧耳。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而意氣軒昂。自謂當其鋒者無不摧衄。卒不免於傾敗。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其所未濟。言其所能。不言其所不能。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然從其材不問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蠻貊不廷。擢校為將。當今豈盡無卓越之士哉。而薛仁貴郭待封至乘中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皆虛立賞格。大臣嘗於大體。恐資勳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為益國。其者冒立偽勳。遂干省府。未聞有所懲艾。昔貞觀小

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爲僞勳之非。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陛下過於父慈。下多敗子。臣恐邊境之不。未可以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臣以爲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大小明殊。自不能移。雖禽獸亦知愛其生。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向使能殺敵。橫尸蔽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寇聞官軍鐘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高宗善之。授祕書正字。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問朕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掄材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又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慚。遷殿中侍御史

命監李孝逸軍討徐敬業至臨淮未敢前將曰公以宗室將兵天下安危繫焉今海內傾耳翹心以待狂狡之誅若不速進使遠近解情萬一朝廷代以他將公且何辭孝逸然之乃部分進討將敬業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搖大軍臨之勢無不克敬業畏直擣江都必將邀我中路吾乘勝進破之必矣孝逸如言引兵擊淮陰敬猷脫身遁遂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周興陷於獄以功貸死流貴州放餘起爲御史中丞來俊臣復構將刑又免流費州頃還仍授中丞又陷侯思正獄放嶺南酷吏誅始免聖曆二年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以清正著名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洛陽長史張易之家奴暴百姓皆殺之權豪憚服歷并州

長史隴右諸軍大使天兵軍甑武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禦突厥所至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未嘗敗北中宗在東宮除左庶子嘗言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后不豫譖與司禮丞高戩謀挾太子為耐久朋下制獄詔太子相王及宰相廷辨不能決昌宗引張說為證說初許之至后前迫使言狀不應后又促之對曰臣不聞易之等遽稱說與同逆幾嘗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說曰汝安知伊尹周公歷古以為忠臣陛下不遣學伊周將何效焉今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富貴從元忠則族滅然不敢面欺后悟得貶高要尉中宗召為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閱旬遷兵部尚書進侍中帝在居喪軍國事悉委哉可拜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龍二年進右僕射詔告

上家諸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到家無所賑施及還帝幸白馬寺迎勞之安樂公主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對曰公主爲太女駙馬當何名主語乃樂時天下側聽於正王室而元忠稍憚權幸渤海高軫上書言三思過惡帝怒殺之不能救王同皎謀誅三思被族又依違無所建明由是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之曰今朝廷十失其一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其二公主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其三度人既多不本行業專附權門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其四倡優雜授官非次其五有司選士非賄即勢正蹈葛洪之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各如黽諸舉正之其六閹官昇秩既無正闕率授員外綰朱紫耗府藏至盈千人前車後誡不可不慎其七公主賞

傾庫藏造竭府資疏築臺沼。崇峙觀廡。終歲不絕。其八。天下困
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人不聊生。其九。先帝宮嬪近
封數夫人令得出入禁掖內外傳言弄法不禁其十左道惑主
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
得書益懼。會節愍太子起兵誅三思與問其謀其子太僕少卿
昇從戰永安門已而被殺帝護其功置不問宗楚客紀處訥固
請戮其族乃不自安上政事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朝朔望楚客
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為御史中丞劾奏反狀貶渠州司馬楊
再思冉祖雍復奏不宜處內地御史袁守一因請行誅貶務川
尉行至涪陵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贈左僕射齊國公睿宗詔
陪葬定陵賜其子晃實封一百五十戶開元六年謚曰貞

斷曰陰兵暗居蠹賊內起嗟嗟唐臣鞠為胥靡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曾祖孝寬周大司空鄖國公祖津隋民部
侍郎守洛陽拒李密為所禽密敗復歸洛與高祖素善不王世
充授諫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終陵州刺史父琬成州刺史安
石舉明經調乾封尉轉雍州司兵參軍蘇良嗣器之薦于武后
擢膳部員外郎歷永昌令并州司馬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
清嚴吏民尊畏手制勞問歷德鄭二州刺史久視中遷文昌右
丞以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并侍讀尋知納言事
數折辱權倖嘗號奏蜀商宋霸子等賤類易之不當引戲殿上
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憚其辭正改容慰勉同列陸元方自
謂不及稱為真宰相后欲趨提迎幸興泰宮奏以板築初成未
為牢固后為罷長安二年同鳳閣鸞臺三品舉奏易之等罪
狀有敕追問未竟而事變遂罷政事出為揚州長史神龍元年

徵拜刑部尚書又轉吏部復知政俄遷中書令兼相王府長史以宮恩封鄖國公賜封戶三百尋加特進至侍中元夕帝與后幸其第賚賜不貲又幸安樂公主園池宗楚客諫止睿宗踐祚改封郇國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殷遣子壻唐晙邀引同預密謀拒不往睿宗密詔問有言欲傾東宮令察之對曰此必太平之謀太子仁孝且有大功陛下安得徇亡國語帝矍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竊聞乃構飛變欲危之賴郭元振保護免俄遷右僕射兼太子賓客留守東都中丞楊茂謙劾其妻笞殺壻婢下遷蒲州刺史以拒姜皎私請怨之皎弟中丞晦諷御史舉發爲相時宗楚客韋溫擅削相王輔政無所建正貶沔州別駕皎又奏護作定陵有所盜沒詔籍其贓乃發憤卒年六十四玄宗贈左僕射郇國公謚文貞

王方慶名綝以字顯其先世閥閱自琅琊南渡居丹陽曾祖褒周少司空封石泉公徙咸陽祖鼎隋衛尉丞父弘直任漢王元昌友上書諫王畋游被斥後終荊王友方慶起家越王府參軍受班馬二史於記室任希古侍以卒業尤精三禮永淳中遷太僕少卿武后臨朝拜廣州都督不受請謁攻平訟理市舶貨歲至秋毫無所預約來官屬不得擅相交通犯者痛繩以法由是境內清肅入唐推爲第一下詔褒美賜瑞錦雜綵以彰其善轉洛州長史歷鸞臺鳳閣二侍郎同平章事神功初總管武攸宜獻俘議者以孝明帝忌月請備鼓吹設而不作方慶奏禮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年益爲無理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后幸玉泉祠以道險欲御腰輿前奏漢元帝乘船張猛尙欲就橋今山阿危峭磴道曲狹比於樓船又甚陛下

奈何輕蹊畀祭哉后爲罷行又因明堂成禮官議准惟歲首一入行告朔之禮謹按先儒傳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又明堂大享一入每月告朔十二入四時迎氣四入巡狩之年一入與今禮官議與臣不敢雷同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其文乃闕不足依據后從之詔每月一行又奏令期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非孫享宴比羣臣不遵下詔中貴后營號崇遠祖議獻墾遺因併上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婪宵七代祖儉紳六代祖仲斌五代祖翁尚祖規曾祖襲寧凡二十八人嘗后御武成殿詔中書舍人徐融序次號贊璆以老乞身改麟臺令封石泉公其子方爲相州參軍后問君在相位何子之遠欲以感動后意對曰北之盧陵王臣子當在近中宗復爲太子拜左庶子兼侍讀后欲季冬講

武有司不時辦改用明年孟春方慶奏兵金也能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願陛下不違時令待及孟冬以順天道手詔褒允東宮門殿多稱嫌名請一改之以示復辟之漸長安二年卒贈兗州都督謚曰貞景龍中贈吏部尚書爲人博學詳練制度著書二百餘卷及門學者每有咨質酬復淵詣尤爲雜禮答問聚書不減秘府及圖畫皆異本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游州刺史少子晙工書善琴棋性嚴整官至殿中侍御史孫倚字靈龜擢明經調莫州參軍從范陽張守珪幕府值契丹州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騷然至則爲說禍福寇患乃息歷博陵常山二郡太守祿山反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褒至術六世皆襲行泉公

韋思謙名仁約以字行本出杜陵後客襄陽更徙爲鄭州陽武

人八歲裁母以孝聞及第調應城令尚書高季輔自慶居選部方得此人擢監察御史性狷直敢言觸幾輒發明目張膽思報主恩不暇完身以保妻子論劾褚遂良市地不如直左授同州刺史復相出爲清水令雖被譴謫州縣覆惜以爲動揺山岳左樞機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參軍改侍御史高宗知名與語從倚軒檻數刻尚不知倦有疑獄劇事多與參裁武侯將軍田仁會誣奏御史張仁禕帝廷詰以畏懾不能自理思謙歷階而進辨其狀曰陷人不測詞旨明暢順以不惑遷右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嘗奏陛下爲官擇人今不惜美錦令臣裁製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日俄進御史大夫議論謇諤顔色非重一毫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有議者答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帝朋

扶疾入臨俯伏號絶天后臨朝轉宗正卿官名改爲司屬卿復任右肅政大夫故事與御史鈞禮及是坐受不答或以爲疑諭曰班列自有差等奈何尚姑息邪垂拱初封博昌縣男同鳳閣鸞臺三品踰年轉納言辭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扶持三年加大中大夫致仕卒於家贈幽州都督子二 長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能爲孝擢第補雍王府參軍委掌文翰辭藻之美擅于一時王爲太子遷司議郎上書極諫太子願順聲色罷土功節玩好勿與倡優鼓吹戶奴小人狎恐因是作威福宜加誡察續進諭善箴太子善之賜物頗厚又著靈臺賦譏揣當世亦自廣其志謂人所以混濁浮援本之於心辭多不載太子廢出爲烏程令政治有績風化大行長壽中遷鳳閣舍人屬文敏捷大小詔令皆無留思坐失大臣意出沂州刺史未幾復

職明堂災疏諫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惡逆不道坐
罪龍朔夫構大廈濟巨川必擇文梓艅艎若用朽木乘膠舟是
以亟毀而敗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
有合即付大任夫以堯舜猶歷試諸難況庸庸者可遽處輔
相以百揆萬機昇之哉書聞不報久之病免改太子諭德歷豫
號二州刺史有善政制書褒美轉天官侍郎兼脩國史自天授
以來三掌選事銓授平允議者公之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平
章事合誅張易之衆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名使爲之無撓色援
筆而就辭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以素附麗不安免冠待罪配
流嶺表歲餘召爲祕書少監以脩天后實錄功封扶陽縣子又
撰后紀聖文遷黃門侍郎未拜而卒中宗傷悼贈禮部尚書謚
曰溫子長裕膳部員外郎　次嗣立字延構繼母所生少友悌

學行與兄齊名每承慶被皆解衣求代世以比之王覽第進士謝雙流令政有殊績爲兩川最武后嘗召謂曰爾父有二子忠孝堪以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代兄爲鳳閣舍人上疏極陳自永淳後庠序墮毀胄子衰缺輕儒學之官弛章句之選貴門後生以僥倖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及垂拱間仕入濫多公行私謁選補渝濫經術不聞獷暴相誇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生徒敕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太學尊尚師儒發揚勸奬海內知嚮然後審界銓總各程所能以之臨人則官無曠民樂業矣頃者大獄屢興豪猾伺間陰相影會搆似是之言恣行楚慘類自誣服王公士人至連頸就戮道路藉藉咸知其非而鍛鍊已成不可翻動小則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庸可勝道彼皆報復讐嫌苟圖求賞耳臣願陛下廓天地之量施雷雨之仁

取延世以來罪無重輕所不赦者普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還恩胙天下翕然知向所以罪非出陛下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父子兄弟四相交代爲宰相世罕其比后以州縣多非人責宰相李嶠唐休璟曰朝廷重內輕外每除牧守皆訴不行有過累方受遣請選臺閣近臣分典大州嗣立先請行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未幾徙魏洛二州坐善二張貶饒州長史轉相州復入爲黃門侍郎歷太府卿修文館大學士景龍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建言崇飾寺觀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一封分食數州凡五十四封悉據天下膏腴至安樂太平仍取高貲多丁家無復平民凡遇水旱輒輿不能資給請一切停封徵稅帝不從詔附韋后屬籍顧待甚渥營別第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御製序文因封爲逍遙公名所居

曰清虛原幽棲谷后收當死寧王救免睿宗拜中書令定策有
功賜封百戶旬日出爲許州刺史徙汝州開元初入爲國子祭
酒兼太子賓客坐不執正宗楚客等侗遣制事貶岳州別駕再
徙陳州刺史巡察使表其廉欲復用會卒年六十六贈兵部尚
書謚曰孝三子長孚左司員外郎次恒次濟皆知名
陸元方字希仲吳人世爲著姓曾祖琛陳給事中至黄門侍郎
伯東之太子司議郎善書名家元方初舉明經後應八科皆中
累轉監察御史武后革命使安撫嶺外方涉海風濤驚起舟人
危懼自度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舉帆遂濟使還除殿中侍
御史踰月擢鳳閣舍人判秋官侍郎長壽二年遷鸞臺侍郎同
平章事坐附會李昭德貶綏州刺史尋歷春官天官侍郎兼司
衛卿薦其友崔玄暐有宰相才或言陸於親黨后怒免官令白

衣領職薦人如初名詰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讐讎后知其無他復令知政如故又嘗問外事對臣備相位大事當奏若民閒碎務不敢以聞由是忤旨貶授太子右庶子終文昌左丞贈揚州大都督爲人素淸愼積前後詔勑并奏藁藏一匣不以示人臨終悉焚之凡進退羣臣及后所訪問外祕莫知自言吾嘗薦士但領選久耗傷許雜幸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五子皆有美譽備一行推之以北古之荀陳　象先始名景初自少器識淸邃才望高雅制擧高第爲揚州參軍父方領選同列吉頊擢爲洛陽尉辭不受頊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乎卒以授之俄遷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相湜讓象先主不得已爲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與湜僉知政事素性恬靜寡欲雖公主權

也一時未嘗往謁以議論高簡為時所稱璟嘗推之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及公主逆謀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問所立為何王曰一時之功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敢言廢主怒玄宗聞之嘆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由是獨得免死先天二年復論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實封二百玄宗以難作時睿宗御承天樓麾群臣集者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上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故臣違。命欲以安反。側者。帝悟。善之。又從治至忠等黨與復密為申救保全甚衆然未嘗洩漏故當時無知者其年罷為益州長史在官久務以仁恕為政不峻朴罰以示威蜀人大化徙蒲州刺史歷劍南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輒誡遣之嘗言

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煩耳。第啓其源。何憂不治。故所至民吏懷之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卧母喪免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謚曰文貞　弟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淸某詐淸惟景倩曰眞淸務監察御史　景融長七尺偉姿度博學工筆札以蔭補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衆先後母弟也衆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威人多其友

王及善洺州邯鄲人父君愕有沈謀隋亂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曰隋氏失御。豪傑競起。宜撫遺甿。觀時變。以待眞主。足下無尺寸之地。乘旬之糧。劫衆而興。但恣殘剽。所過失望。

竊爲足下羞之。君廓謝曰計安出答曰井陘之險可先取君廓從其言進據井陘山高祖入關與君廓偕來拜君愕大將軍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祖征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戰駐驛山死於陣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陪葬昭陵及善以父死事授朝散大夫襲邢國公爵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於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命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匹除右千牛衛將軍謂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病免召爲衛尉卿埀拱中歷司屬卿山東饑詔爲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爲秦州都督益州長史加光祿大夫以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寇盜邊公雖病可強行日三十里爲朕臥治爲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悅

日禁寇未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遂留拜中書令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固請曰。俊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汙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剿絕元惡搖亂胎禍。變且未既。后納之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既爲皇太子又請臨外朝以安羣臣及善爲人不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嘗侍宴惡二張佞倖無人臣禮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宜在此自後但檢校閤中俄移病月餘后不復召歎曰。宰相可一日不見天子乎。堅乞骸骨不許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二贈益州大都督謚曰貞陪葬乾陵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身長八尺方口博唇學行俱美第進士調江都尉長史盧承業見其寬厚長者尊爲台輔器不用僚屬禮待託以子孫上元初爲監察御史劉審禮敗命收亡卒

於洮河吐蕃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諭以國之威信開陳利害蕃相畏悅後又從征致討薦宗假朝散大夫以行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敵戰白水澗八遇九克天授初擢左金吾將軍兼豐州都督恭勤接下孜孜不怠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后降璽書勞之長壽九年名為夏官侍郎判尚書事后嘗謂以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勳勞憚乃復授河源積石懷遠等軍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爵原武縣男改左肅政御史大夫知政事樸忠自負心無適莫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敗績貶原州司馬萬歲通天二年起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又借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諸州神功元年拜納言更封譙縣子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

突厥入寇詔爲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詔葬往還皆給儀仗自總邊要爲將相三十年方重有度喜怒不形于色人有忤已輙遜以自免李昭德恚爲田舍子笑曰吾不爲田舍當復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以耐事弟曰人有唾其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或就案閱簿拒之不止乃泄筆曰翼汗爾衣嘗薦仁傑引與同列輙攻後仁傑數擠令外使后覺之一日問以師德賢乎仁傑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由師德所薦誠知人矣因出其奏仁傑大慙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以今觀之不逮遠矣后方臨御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深懷畏避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稱婁郝

李昭德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爲監察御史太宗怒裴仁軌私役門卒欲斬之賴爭而止遷侍御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有道使就刑表旌其門歷治書侍御史有能名承徽初擢御史大夫褚遂良惡之出歷邢魏二州刺史爲人强直而昵小人嘗爲書與所善吏刺取例延事迹隱其辭爲人所發坐流驩州召拜滄州刺史入爲司刑太常伯又坐漏禁中語免官卒昭德性强幹有父風擢明經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貶振州陵水尉還爲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后營神都創文昌臺定鼎上東諸門又城外郭皆委以創制標格華壯人稱其能天津東有二橋其一直長夏門歲爲洛水漲齧繇者告勞昭德創意累石代柱銳其前廝殺水勢賴以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突厥表爲行軍長史不見賊還密奏武承嗣任左相

典機衡以親則姪以貴則王且父子猶相奪況姑姪乎后矍
然曰我未之思乃罷政事徙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又請立
承嗣爲太子后遣昭德詰問笞殺之因奏天皇陛下之夫皇嗣
陛下之子若立承嗣兒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嘗譖毀
之后曰吾任昭德始獲安枕非而所知時忌言反狀進諛者日
益甚有謬言洛水旁得白石中有赤文詣闕來獻昭德叱之曰
汝言此石赤心豈餘石皆反者邪左右皆笑酷吏來俊臣棄故
妻娶太原王慶詵女侯思止又請索趙郡李自挹女坐以罪搒
殺思止其黨稍沮俄爲晉王府功曹參軍丘愔論劾指爲專權
用事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歸美引咎陰相
傅會又果毅鄧注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逄弘敏
以聞后惡之貶欽州南賓尉俄名授監察御史俊臣復誣以逆

謀既而一併下獄同日被誅遇天大雨衆庶莫不冤昭德而快
俊臣神龍二年贈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杜景佺初名景儉冀州武邑人性嚴明中明經累遷殿中侍
御史出爲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轉除本州書未
到即欲視事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笑曰公雖除官尚未受命
何急數日祿耶嗣業怒不聽景佺叱吏散去既乃除荆州司馬
人爲語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知名入爲司賓
主簿轉司刑丞與徐有功治詔獄不爲苛虐時稱遇徐杜必生。
遇來侯必死改秋官員外郎同陸元方按員外侯味虚罪已推
槪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
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后以爲守
法擢鳳閣舍人遷洛州司馬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時季秋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問是何祥衆咸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雖周家仁及行葦無以過也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為災今草黄落而乃復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燮理無狀過咎何辭頓首請罪后笑曰真宰相也會救李昭德下獄以為面欺左遷秦州刺史入拜司刑卿聖曆元年復除鳳閣鸞臺平章事契丹入寇陷河北數州已去武懿宗欲誅論死從罪景佺奏謂可原后從之罷為秋官尚書坐漏省内語降司刑少卿出為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子澄頗以文學著名官華縣尉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柏仁人本山東著姓少孤皆學善屬文宗人欲藉以蔭固辭退以為恥應四科舉擢第累轉司禮少卿出為冀州刺史徙同州遷揚益二都督府長史治尚清簡入為左

熊子兼太子賓客累右散騎常侍長安元年遷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歲餘加銀青光祿大夫封平鄉縣男歷秋官兵部二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金紫階爵遊郡公賜實封戶三百以老致仕中宗還京召知東都留守雖久居榮貴而彌尚素樸園林居第無所改作所乘敝馬時議歎美之卒帝賜錦衾以歛自爲文祭之贈侍中謚曰成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九歲能文與李嶠齊名時號蘇李冠州舉中第調咸陽尉裴行儉稱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進左金吾階託爲謝表攬筆而就閒徹清密盛傳於代延載中任鳳閣舍人假檢校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歲餘爲真證聖元年坐法繫獄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憐狀后聞降集州刺史未幾召爲天官侍郎聖曆初復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

事因廝役過程侵毀人墓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遷益州長史坐縣附張易之復貶眉州刺史遷道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爲人詼敖姿練達臺閣故事前後爲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决事不用明白誤則有悔但模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蘇模稜性友愛其弟味玄爲太子洗馬請託不行輒加面折怡然不以爲忤有文集行于時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代爲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兒時夢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二十擢第調安定尉復舉制策甲科轉長安丞授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獠叛高宗詔監軍事親入獠洞傳上旨招喻降之罷兵而還上嘉之遷給事中武后時來俊臣搆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

將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二人內知其寃不敢
與將訓兄義不爲卒列其枉由是忤旨出爲潤州司馬久乃召
爲鳳閣舍人令主朝廷文册大號垂拱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
吏善惡風俗得失毎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上言諸道巡察
使科條四十四別敕令又三十毎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
計要在品衆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
所能不亦難哉臣願量其功程以爲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
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且朝廷萬機常在四方不必多張科目
但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請率十州置一御史外州之
事悉得專之以期歲爲之限容其身到屬縣督察采訪然後課
其成功孰敢不盡力効死哉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爲二十道擇
堪使者爲衆議沮止俄知天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兼脩國史以張錫親嫌罷爲成均祭酒仍檢校文昌左丞長安三年復知納言遷內史坐附張易之貶通州刺史轉豫州中宗名爲吏部侍郎爵贊皇縣男仍遷尚書進封縣公陰欲藉將望復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神龍二年加中書令吏既倍多府庫益耗乃抗表引咎辭職冀蓋前非并陳利害十餘事中宗不許手詔諄讓嶠惶恐復視事三年加脩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封趙國公景龍三年罷爲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中宗崩時密表請出相王諸子不宜留京師玄宗靖難獲之請加誅張說解以犬各吠主不宜追罪況數更赦從免貶滁州別駕聽隨子虔州刺史暢之官復起爲廬州別駕卒年七十生平富才思著文集五十卷有所屬綴人多傳諷與王楊盧駱劉光業崔融先後驅馭晚諸人沒獨爲文章

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然以媚武后上皇符一篇世譏薄之

刪曰文士齷齪誠若此流我有好惡不相爲謀

李迥秀族祖大亮祖玄明濟州刺史父義本宣州刺史迥秀少聰悟弱冠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武后愛其材轉考功員外郎取媚張易之兄弟遷鳳閣舍人掌選數年長安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銓選號爲稱職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坐貶廬州刺史易之誅再貶衡州長史中宗名授將作少監遷鴻臚卿兼修文館學士出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遷拜兵部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爲人雅有文才善飲好談處接賓朋時稱風流之士母少賤因妻崔氏詈媵婢母聞而不樂即出之武后嘗遣內人參問其母迎置宮中待遇甚優中宗時所居堂產芝草以爲孝感旌其門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登進士天授中歷司刑丞時尚嚴酷獨平寬無文致嘗與少卿胡元禮爭囚死元禮曰吾不去囚無生理日知曰若僕不去囚無死法及讞狀后用日知議神龍初擢給事中痛母老病未及封而卒毁髮頓白方葬吏乃齎贈制殯絕于道行路爲之感泣巡察使路敬潛表其孝服除累遷黃門侍郎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時安樂公主館第落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寓規誡臨淄王平內難授黃門侍郎同三品睿宗即位追言曩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爲刑部尚書屢乞骸許之還鄉不治產業惟飾臺池引賓客相與娛樂開元三年卒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後無才者家法遂替

豆盧欽望雍州萬年人曾祖通隋相州刺史南陳郡公祖寬附

文帝甥爲梁泉令高祖定關中率豪姓進款擢殿中監畢姓盧氏貞觀中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封芮國公卒贈特進幷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定仍復舊姓父仁業高宗時爲左衛將軍欽望則天時累官越州都督司賓卿長壽二年拜內史襲祖封以阿順李昭德不能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復入爲司府卿遷秋官尚書中宗還東宮拜太子宮尹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俄罷爲太子賓客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居位十餘年不能有所裁抑獨以淳謹守身自全而已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卒年八十贈司空幷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曰元

張光輔京兆人自少明辯練有幹才累遷司農少卿文昌右丞命討越王貞亂將士恃功多所求取時狄仁傑在豫州不爲應

付怒曰以一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資其辭對曰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而何且兇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計縋墜四面成蹊公柰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以功拜鳳閣侍郎知政事永昌元年遷納言旬日又投內史皆有名坐與房嗣業張嗣明徐敬真交結稱其私說圖讖暗習天文陰懷僭逆被誅家口籍沒　又貝州人周允元弱冠舉進士累轉左肅政御史中丞除鳳閣鸞臺平章事嘗與諸宰臣侍宴天后令各述書傳中善言允元諷以恥君不如堯舜三思糾駁以爲語有指斥后曰聞此言足以爲誠豈特將爲過耶證聖元

年卒后爲七言詩以傷之贈貝州刺史

弘简錄卷之十四終

弘簡錄卷之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讀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四

狄仁傑 子光嗣　張柬之 附李多祚　桓彥範　敬暉　崔玄暐

袁恕己　唐休璟　張仁愿　崔湜 弟液澄　蕭至忠

韋巨源　趙彥昭 父武孟　劉幽求　鍾紹京　崔日用

子宗之 兄日知　郭元振　蘇瓌 子頲 孫震 詵　張說 子均 垍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夔州長史仁傑自幼不凡方就傅適同門被害縣吏來訊尚誦書不輟吏問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與之長擢明經調汴州參軍黜陟使閻立本薦爲河曲明珠東南遺寶

并州法曹性爲孝以親在河陽別業適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
正當親舍。左右瞻悵不能去久之雲移。乃行。後居母喪有白鵲
馴擾之祥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其母老且疾謂曰君可貽親
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歎曰北斗以
南一人。而已司馬李孝廉聞之慚愧。方與不平。相待如初儀鳳
中遷大理丞歲中斷獄出滯囚萬七千人號稱平恕左威衛權
善才右監門范懷義誤斧昭陵柏高宗命殺之執奏不應死上
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爭以釋之有言假令取長陵一抔土則
將何法以加帝嘉免二人死除侍御史劾司農卿韋機營繕太
過其宿羽高山上陽等宮墉極壯麗竟坐免官又奏左司郎中
王本立恃能自肆有詔原宥固執不可復抵罪一時朝廷肅然
使岐州有亡卒剽行人官爲捕繫窮訊黨與道益不通乃明開

首原格使相論曉皆自縛歸帝稱其達權變遷度支郎中幸汾
陽宮爲知頓使駕道出妬女祠相傳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并
州長史李沖玄發卒開別道止之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
灑道何妬女避耶竟亦無患帝聞壯曰眞大丈夫哉俄轉寧州
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御史郭翰薦于朝徵
拜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裁正祀典自夏禹吳大伯季子伍
員四祀之外一切禁止凡毀千七百所轉文昌右丞尋遷
豫州刺史密疏越王貞支黨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免死戍
邊凡二千餘人道出寧州咸聚哭所立碑下齋三日乃去至流
所亦爲立碑俄拒宰相張光輔奏其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徙洛
州司馬有善政天授二年入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后問有譖之者欲知之乎謝曰不願知誠有過臣當改后嘆其

長者有太學生謁告后亦報可諫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若學徒取告丞簿職耳何足煩詔書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稱其言未幾爲來俊臣構捕送獄有例一問即承聽減死對云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判官王德壽令引楊執柔黨以爲功求進歎曰皇天后土使我爲此乎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赧然子光遠上變書得召見與同被誣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死貶爲彭澤令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起爲魏州刺史時賊尚遠罷民城守悉就田作曰寇則吾自拒之敵聞其名引去俄轉幽州都督后自製金字十二於紫袍併賜龜帶以旌其忠徵拜鸞臺侍郎復知政事將發兵戍疏勒四鎭怨苦因諫不納語甚剴切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對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議立武三思爲太子衆宰相莫

於言。仁傑前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后又問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天意或者以儆陛下乎。且臣思之。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立三思。他日無祔姑于廟之理。后雖忮忍。忽感悟。即日遣徐彥伯往迎王。潛至。后匿王帳中。仁傑再三請。情辭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頓首曰。外間尚未知何所取信於人。后乃復令出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尋拜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曆初。突厥入趙定。出為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契丹來侵。為李楷固駱務整驍勇可用。請赦其罪。令感恩効節。及是獻俘含樞殿。后歎其知人。更拜仁傑河

北安撫大使小民多矜從懼誅上疏民猶水也壅則爲淵疏則
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比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潛匿之
徒救之則出不赦則逃山東群盜緣茲聚結臣以曲赦河北一不
問罪詔可還除內史賜第一區眷禮卓異會有疾薨年七十一
行爲舉哀廢朝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在位常以進賢爲務亦
以所薦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光復中興前後奏對凡數
萬言開元中北海李邕撰爲別傳備載其詞中宗加贈司空睿
宗追封梁國公　子光嗣聖曆初爲司府丞自薦爲地官員外
郎以稱職聞后嘗許以祁奚歷淄許貝三州刺史母喪因辟奪
服終揚州長史　景暉官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虐民苦之因
共毀仁傑生祠至元和中田弘正始奏葺之血食不絶

冊曰信而後誅一語難欺北斗以南孰能所師若李若吉

諫則行之已德或斷主意難移倚嗟梁公天鑒在茲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少涉經史尤好三禮入太學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目爲王佐登第調淸源丞永昌元年賢良對策擢居首年已七十餘授監察御史聖曆初遷鳳閣舍人嘗論三年之喪王元感定著三十六月柬之駁從二十五月濟而釋服至今從之武后欲爲武延秀納突厥默啜女奏自古天子無取外裔女者疏入忤旨出爲合州刺史轉蜀州表言姚州地險瘴茂發兵戍到屯輒死請罷巂戍行不納俄爲荆州長史長安中后語狄仁傑欲得一奇士用之對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若以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之務臣敢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仁傑曰臣嘗薦柬之尚未用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本

竊以爲朴非爲司馬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姚崇亦論其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即日召見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首謀誅二張以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素慷慨可動以義問曰將軍居北門幾年矣答曰三十年然則今日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祚曰死不敢忘柬之曰既知感恩必思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迫於嬖豎宗社殷興將軍豈有意乎多祚仰天泣下自誓曰苟益王室惟公所使柬之遂定謀同引李湛楊玄琰薛思行桓彥範敬暉咸爲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共圖其事劍玄武門因陳秘計中宗復位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各實邑五百戶兼修國史三思與韋后處構帝聽讒成加特進封本郡王各罷政事柬之表求養疾授襄州刺史帝賦詩祖道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歲

石為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俄貶新州司馬憂憤而卒年八十
二為人剛直不倚會尤邃於學論次書數十卷子愿襄州刺史
漪著作佐郎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謚曰文貞授孫毖朝散大夫
建中初加贈司徒　多祚本靺鞨酋黃頭都督驍勇善射以功
累右鷹揚大將軍討黑水靺鞨擊破其眾又討室韋及孫萬榮
以勞改右羽林軍及是封遼陽郡王食邑八百戶子承訓衛尉
少卿帝祠太廟特詔與相王登輿夾侍後懼禍陽厚韋氏節愍
誅三思率兵至玄武樓不肯戰楊思勗挺刃斬其婿羽林中郎
將野呼利兵因潰害多祚及其二子籍沒其家景雲初追復
官爵并宥家屬

冊曰重昏漸離昧爽將旦反日之功計籌可算始驗天心
必諧人願鰲極可傾斯文不斷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祖法嗣雍王府諮議參軍終弘文館學士彥範少俊爽以門廕調右翊衛聖曆初除司衛寺主簿仁傑厚禮貌之語曰君性慷慨才敏當自光大毋鄙丁初辭擢監察御史遷中丞長安中為司刑少卿嘗言大理所斷人命不可使辭說合以希苟免張昌宗引妖人李弘泰占言不軌求瑣請付三司窮治其姦后以嘗自歸不許諫曰昌宗謬恩寵禍皇天降怒自適其咎邪以助聖斷之日求兇黨耶倘未敗露聊僥倖為逆此凶詭之臣熒惑聖心不可縱成其亂不納自是凡所奏議多逆詰責辭色無撓爭執愈厲又奏赦文明後得罪諸人及諸謀逆魁首疏凡十上嗣旨激切卒見聽及謀誅二張母勉以忠孝不並立當義先國家神龍元年正月后方在迎仙宮長生殿即斬易之等廡下后聞變遽起彥範頓首請死言諸將

誅逆臣恐漏大謀不敢豫奏后顧中宗曰子已誅可即還宮彥範曰前奏太子不可徒逐往天皇棄羣臣托愛子久居東宮羣臣議不敢背廟清內難天意人事咸歸李氏惟陛下圖之使天位萬世不絕賀四海萬民大幸后乃臥不復言明日論功進侍中封譙郡公帝臨朝使皇后施帷幔上預聞政事乃上書歷舉詩關雎舜皇英周任姒桀妹喜魯齊姜以爲勸戒且言自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敗轍以陰乘陽違天不祥以婦凌夫悖人皆義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深居宮掖克脩陰敎以輔佐天子又聞番僧慧範託邪法誑惑出入禁闥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寺上下汙慢君臣鮮習不急誅且有變帝性孱昏狃于左右不能有所省納方除盬救除鄭普思祕書業靜能祭酒復執論陛下始復位詔軍國皆用貞觀故

事時則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孔穎達爲祭酒如普思等
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
加私愛不聽月餘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資以
金銀錦綵與五王皆賜鐵券恕十死雖外示優崇而實奪其權
尋又出爲洺州刺史改濠州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誣與五王
同逆陰令鄭愔上變貶瀧州司馬奪其勲封三思又托諸術榜
暴后穢行於道帝震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鞫狀希旨奏五人
暴誦假以廢后實欲危君罪當誅大理卿裴談請即處決籍沒
其家李朝隱執奏未經鞫訊恐有誣濫乃因券文許不死命長
流瀼州各禁錮終身從家屬嶺外擢承嘉金紫光祿大夫封襄
武郡公賜錦綵進談刑部尚書而貶朝隱三思慮其復用諷太
子請夷三族帝不從遣其黨周利貞至貴州杖殺之時年五十

四睿宗即位詔追復官爵賜實封二百戶擢其子孫謚曰忠烈
開元六年詔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加贈司徒生平工屬文
然不甚好書所志惟忠孝大略嘗若不能言及議論奮發百
折不撓孫玄暐官至常州刺史臣暐工部侍郎
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曆初除衛州刺史河
北新遭敵寇方秋役民脩城暉使歸斂闔部賴安遷夏官侍郎
出爲泰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爲副留守以治辦聞
璽書勞勉賜物段長安二年授中臺右丞誅二張就東宮迎中
宗至玄武門斬關而入事定加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平陽郡公
又進齊國公表請降諸武王爵爲公三思憤怨假加特進封本
郡王罷其政事怨反受制每椎牀憤恨噬指流血尋貶崖州司
馬再流瓊州亦爲利貞所害睿宗追復官爵贈秦州都督謚曰

感愍建中初加贈太尉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本名曄少以學行稱叔父行功器之擧明經爲高陵主簿父行謹胡蘇令母盧氏有賢操嘗戒于曰吾聞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云凡爲仕宦者人訪貧乏不能存此好消息若聞貲貨盈衍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所歷仕宦悉遵慈訓以清謹見稱丁內外艱哀毀盡禮有甘露降庭樹後爲庫部員外郎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超拜天官侍郎介不受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遷舊官厚賜綵物進授鸞臺鳳閣二侍郎同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開陳酷吏誣枉后感悟原洗所猶數百家又功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將務外爲司刑少卿就論大辟兄弟皆宥正后久疾累月不見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闈后徼納之二張誅

拜中書令封博陵郡公俄進本郡王檢校益州長史貶白州司
馬再流古州道卒年六十九追謚文獻延中初贈太子太師其
家族三世不異居。與昇極相友愛。姪從昔。甯。郯。塈。自。遜。令。食。他。
無別爨。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不使子弟越資仕進。時稱
重之。晚以意經籍。以述作為事。所撰行已要範十卷。友義傳十
卷義士傳十五卷訓注文館辭林策二十卷　子璩亦有文歷
中書舍人終禮部侍郎昇至尚書左丞
袁恕巳滄州東光人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預誅二張
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
三品封南陽郡公常論將作少匠楊務廉歷位九卿不聞忠言
嘉謨而專事營構以工巧媚上不斥之亡以昭德在授陵州刺
史未幾拜恕巳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例罷政事貶爲竇州司

馬再流瓊州爲利貞所殺進中初贈太子太傅追謚貞烈開成三年文宗訪中丞狄兼謨言五王遺烈詔求其後擢玄暐曾孫鄑爲監察御史暐曾孫元膺爲通事舍人河南縣丞柬之四世孫愷壽安尉恕己曾孫德文校書郎惟彥亦後無聞云

冊曰桓桓君子匡復是崇功昭社稷名著鼎鐘彼彥彼蘇乘石告終上陽初啟李泉徒進天未安劉勛是用内

唐休璟名璿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規後周驃騎大將軍封安邑縣公祖宗隋朔方郡丞以不從梁師都舉兵被害休璟少力學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舉明經高第調吳王府典籤改營州戶曹參軍本起儒者號知兵事值突厥誘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務授以兵破之於獨護山斬馘甚多遷朔州長史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耶保靈夏疏

言豐州控河遏寇號爲襟帶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衰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始以靈夏爲邊戎羯得以乘利交侵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之地復爲賊有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破焉耆總管韋待價失利命收潰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白砂石險四鎮其間綿地萬里山川夷險除塞之要皆能言之行師料敵未嘗敗勳從上方略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拔龜茲等城其所倡也聖曆中轉涼州都督兼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休璟臨高望之見其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其騎雖精皆貴臣酋豪子弟未嘗習戰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

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吐蕃請和
宴之使者屢覘休璟后問對曰洪源之戰至今尚懼其勇故爾
嘉之后嗟異進授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長安中西突厥烏
質勒失和與兵相攻詔與宰相計議遣所當施行者其應接
兵馬程期與邊臣所請無異后恨見用之晚進夏官尚書同鳳
閣鸞臺三品后以練習邊情謂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十不當
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會契丹又警復拜幽營都督安東
都護將行中宗復皇太子啟以易之兄弟恩寵過幸願加防察
復位召授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酒泉郡公詔以前
日之言今未忘也尋授特進右僕射加封宋國公賜實戶三百
又遷吏部尚書景龍二年致仕年已八十尚冀進用為子娶尚
宮賀婁氏養女復起為太子少師監修國史時議譏之景雲初

又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備突厥停舊封別賜百戶復請老給一品全祿卒年八十六贈荆州大都督謚曰忠其當國無大毗益而能贍給宗族又嘗塚以葬五服親之無後者人咸感之子先愼襲爵至陳州刺史先擇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本名仁亶少有文武材略累官監察御史同列郭弘霸稱后爲彌勒佛身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爲太子咸邀與聯章正色拒之尋監王孝傑軍奏其誣罔免官擢侍御史又按御史孫承景冒附軍功得遷中丞貶之即命仁愿以代仍檢校幽州都督勒兵邀默啜矢著其手后遣使勞問賜藥傳江還并州長史中宗還位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洛州長史有政績凡捕殺盜賊嚮積府門畿甸震懾無敢犯者與賈敦頤齊名民閒語曰洛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神龍

三年突厥敗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命攝御史大夫代領其衆旣至已去引兵躡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崖有拂雲祠每入寇必先謁神祭禱然後料兵渡河會默啜悉兵西擊突厥施娑葛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絶其南寇之路唐休璟謂自兩漢來皆北守黃河今於敵腹中築城勞師費功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竟從之表留滿戍兵以助功逃歸者禽斬之軍中股慄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直朔方西城直靈武東城直榆林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乃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患減鎭兵數萬歲損費巨億或問何以不置壅門及却敵戰格之具對曰兵貴攻賊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者斬何事此其

後代者常元楷始請議者稱之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歲以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爲賦詩祖道賞賚不貲遷鎮軍大將軍睿宗立許致仕加兵部尚書俸祿全給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保其爲將號令嚴明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師出輒享埒名與李靖郭元振唐休璟齊復善知人在朔方奏用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鄠尉王易從始平簿劉體微分總軍事太子文學柳彥昭爲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爲隨機後皆著稱至大官子之輔至趙州刺史敬忠累遷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平盧節度使

冊曰中宗曠世始遷此謀無端休璟幾於亥投

崔湜字澄瀾祖仁師官侍從別有傳父挹國子祭酒湜第進士

擢兼左補闕預脩三教珠英遷殿中侍御史神龍初轉考功員外郎方五王得政畏武三思讒構引爲耳目使伺察動靜其心反與潛以謀告三思與相阿比驟遷中書舍人勸令速殺五王以絕人望乃進其外兄周利貞三思德之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父挹禮部侍郎父子同列唐所未有內又附上官昭容伺出外宅與之宣淫中宗遇之甚厚遂拜中書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招納賂遺銓品無序御史李尚隱劾奏貶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從中申護改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左丞韋后臨朝仍復相位睿宗立出爲華州刺史俄進太子詹事追論景龍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中又附太平公主引爲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書令陰與至忠等謀害東宮玄宗不知數至其第以申款

術時爲危之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善而不納令將誅蕭至忠等復名湜託爲腹心弟澄諫以上有所問愼無隱湜不從及見帝對問失旨坐徙嶺外新興王晉臨刑歎謂此本湜謀奈何反死湜反生宮人元氏亦稱與湜同謀進酖始追及荆州賜死年四十三生平蚤有才名兼美姿儀與弟液澄從兄涖並居文翰要路自比東晉王謝謂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見早識以制他人無寧默默受制於人卒以是敗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湜初在襄與譙王數相問遺王敗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爲相與幽求爭權陷流嶺表密諷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謀逐張說其貪鄙險毒萃于一門雖顯赫不若挹爲戶部尚書告老敕請託其子多不從　液字潤甫工五言詩官

至殿中侍御史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詞甚典麗遇赦還卒有文集十卷子諭有吏幹天寶中爲櫟陽令遷司勳員外郎出爲濮陽太守以治行稱大曆末遷同州刺史轉衢州終大理卿　澄本名澣多智辨善諧謔玄宗在藩素與款密即位寵眷甚周爲秘書監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卒贈兗州刺史

蕭至忠沂州人祖德言官秘書少監別有傳至忠少歷伊闕洛陽二尉人稱清謹與之約不失信除監察御史以附武三思超遷吏部員外郎神龍初擢御史中丞嘗論劾蘇味道贓濫及祝欽明竇希玠李承嘉等罪戾百寮震悚遷吏部侍郎其掌選恃勢無所忌憚杜絕請謁威風大行俄三思被誅其黨宗楚客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節愍太子有謀中宗欲按之至忠泣奏往

者相王因天后立爲太子不食累日請迎陛下天下聞其有讓今陛下貴爲天子反不能容一身耶帝信而止尋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疏陳時政大略言監官恩倖假進侍中監脩國史拜中書令介于楚客巨源再思之間不務詭隨時望歸之帝每言至忠儆我常以爲女與韋后亡身治其婚又以愛女妻后男崔從禮子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從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唐隆元年坐后黨應死太平公主爲言出爲晉州刺史治有風采然毀遺大臣來刺邊巡畏附太平復用事復自附納求還京職主度能功已爲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右御史大夫再遷吏部先天二年復爲中書令封鄴國公參主逆謀主敗逃匿南山捕誅之籍其家珍貲不可計爲人始以閉斂見推居常不喜賓客以簡儉自高外方直而內闇沽觀時輕重以爲去就宋璟見其

出入主第面相規諷不能自返蔣欽緒又歎九世卿族一舉而滅誠爲可哀亦不聽卒以及禍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郎

韋巨源安石同系曾祖總後周京兆尹鄖國公祖貞伯襲爵入隋改舒國至尚衣奉御巨源武后時授司賓少卿轉司府卿文昌右丞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有吏幹勾校省中遺隱下符斂克頗收其利下多怨苦俄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復起爲地官尚書神都留守神龍初封同安縣子轉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以脩垂拱格及格後勅二十卷進爵郇縣伯秉筆當除要官十人楊再思得其一其餘皆授諸宰相近屬再思自謂誠負天下未幾遜安石親罷遷侍中加爵舒國公一意攀援與后族叙昆弟附屬籍三思貝州封戶悉以蠶稅代秋租

氏曰流移又倡爲安言后衣笥有五色雲此非常作瑞請布告中外大赦天下乘帝昏惑偕宗楚客迦葉志忠鄭愔趙延禧等朋黨取媚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景龍三年拜左僕射復知政事進尚書令南郊請后亞獻已爲終獻大臣女爲齋娘及誅韋庶人爲亂兵所殺睿宗贈特進荆州大都督

趙彥昭字奐然甘州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償母所獲母泣曰吾安望此由是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爲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卷彥昭少豪邁風村秀爽以文詞著名及第調南部尉轉新豐丞與郭元振薛稷蕭至忠善擢爲左臺監察御史中宗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修國史充修文館學士睿宗立出爲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授涼州都督爲政清嚴部下股慄入爲吏部侍郎拜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按

遂元振稱其先時嘗密謀圖至忠有功封耿國公實封百戶侍御史郭震論劾舊事以始事女巫趙氏與其妻一同婦服乘車偕謁因得宰相姚崇又惡其人貶江州別駕卒

冊曰亂之始生機祇吮癰亂之又生降此斷訥君父子夫一不相容貪天之禍再無比蹤

劉幽求冀州武強人聖曆中登制科調閬中尉棄官去改朝邑尉嘗恨五王不誅三思。終無葬地。果如其言。及臨淄王謀誅韋庶人遂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戶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贈刺史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加封徐國公增封戶至五百賜物千段奴婢二十甲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景雲二年遷戶部尚書罷知政事月餘轉吏部拜侍中賜以鐵券特免十死先

天元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頗自矜其功在諸臣右與竇懷貞崔湜不協已而湜等附太平公主謀逆幽求復與張暐定計使說玄宗若不早圖且產大禍太上何由得安臣請督羽林兵除之帝許而未發會有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賓帝懼事發併及先自首伏睿宗下幽求等獄劾其以疏間親罪應死帝密為申救乃流之封州光賓繡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即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進左丞相兼黃門監未幾除太子少保罷政事為姚崇所忌奏與鍾紹京失職怏望有怨言詔有司鞫治貶睦州刺史歷杭郴二州恚憤卒于道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文獻配享睿宗廟延建中中追贈司徒

鍾紹京贛人初為司農錄事以善書詔直鳳閣武后署諸宮殿

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拱龍中轉死總監會計草庶人夜中
帥戶奴丁夫刀鋸百人以從事不夜拜中書侍郎封穎川郡公
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加封越國公實戶五百賚賜與幽求
同遣使分行諸道宣諭仍往均州慰勞熊王既得志以賞罰自
肆嘗特惡之因上疏譏官睿宗用薛稷謀進戶部尙書加光祿
大夫玄宗改太子詹事尋貶果州刺史例封邑與幽求各留百
戶又坐他事貶懐恩尉悉奪階封再遷溫州別駕十五年入朝
見帝泣奏陛下忘疇昔事耶恐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功者今
骨已朽惟獨臣在陛下不垂愍乎帝惻然即日授太子右諭德
久之遷少詹事年踰八十卒生平嗜書盡瘢藏獻逸良真跡至
數十百卷進中中追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陵望族徙滑州黴昌擢進士爲芮城尉大足元年武

后幸長安宗楚客妾以顛侍飲獻豈甘醇擢新豐尉除附安樂公主遷監察御史神龍中劾奏鄭普思納女後宮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普思因得罪復除結諸武擢拜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爲回波辭求學士即詔兼脩文館帝劝韋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曄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紓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動天舉無不克然利先發否則必貽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戶三百月餘與薛稷忿競罷政事歷揚汴兗三州刺史婺荊二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宮府討罪勢須謀與力併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畏驚太上皇奈何對曰庶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今姦宄竊發以亡大業可謂孝乎請先安

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納之及討蕭至忠竇
懷貞復權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戶進吏部尚書求復相不
得帝誕日。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借以諷諭。及獻司馬相如封禪
書勸告成事手詔褒荅賜以衣物示無言不酬之義久之坐兄
日知累出爲常州刺史例減封戶三百徙汝州開元七年復食
二百戶徙并州長史卒年五十并人懷其惠吏民皆縞服送喪
贈吏部尚書謚曰昭再贈荊州大都督日用才辯絕人敏于事
機嘗語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乘機反禍以取富貴不
專始謀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　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寬博有
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　日知字子駿少孤貧力學以明
經進至兵部員外郎爲魏元忠朔方判官以健吏稱遷洛州司
馬會譙王重福之變官司皆逃獨率吏卒助屯營兵擊賊以功

加銀青光祿大夫遷殿中少監建言廐馬多請分牧隴右尚閑
畿劒謝授荊州長史四遷京兆尹封安平縣侯坐贓貶欽縣丞
歷殿中監進中山郡公改左羽林大將軍俄授太常卿終潞州
長史謚曰襄

郭元振名震魏州貴鄉人以字顯少有大志與薛稷趙彥昭同
入太學家送貲錢舉以資貧人葬無少吝年十八登進士為通
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佩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名欲詔與
語反奇之索所為文上寶劒篇覽之嘉歎示學士李嶠等即授
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酋論欽陵請罷
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敵情還上疏曰國家
所患惟吐蕃默啜今皆和附若圖之不術直遏其意害且暨之
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夫患在外

者十姓四鎮患在內者甘涼瓜肅向三十年關隴屯戍力用
竭脫甘涼有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
外以害內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
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
諸蕃使分其力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强易以擾動
若果無東侵意當以吐蕃青海故地歸於我即俟斥部落亦還
吐蕃如此足杜欽陵之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
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
御之算其吐蕃俗戍已久咸願解和以欽陵故未歸款陛下誠
能歲發和親使以離間欽陵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必有不能
后然其計數年間吐蕃君臣果相猜攜卒誅欽陵其弟贊婆等
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還授主客

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爲涼州都督州之輪廣纔
四百里賊來竟傅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
亭軍約束要路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寇又遣甘州刺史
李漢通開屯田盡水陸之利收稻豐衍支數十年凡治五歲善
于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
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烏質勒欵塞
請和其人已老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不勝寒而死其
子娑葛疑以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令夜遁
元振不聽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
至其帳哭之弔贈禮畢仍留數日爲助喪事娑葛感義更獻馬
駝牛羊頃之兼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
娑葛交怨屢相侵而兵弱不支元振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

置瓜沙間詔許之經略使周以悌教闕啜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且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旣得復讐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卽勒兵擊于闐城獲金寶及生口遣人間道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上疏備言非便不聽楚客等因遣攝中丞馮嘉賓持節按撫闕啜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怒卽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兵各五千騎擒闕啜於計舒河殺嘉賓及守素於僻城殺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言無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鬭且請斬楚客元振

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其子鴻間道入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忻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剺面哭送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舘陶縣男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三品太平公主誅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夕乃休進封代國公實戶四百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兼御史大夫玄宗初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起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少保父愛年老尚在拜齊州刺史致仕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在者惟元振云

蘇瓌字昌容武功人曾祖威隋僕射祖夔隋鴻臚卿父亶貞觀中爲台州刺史瓌擢進士補恒州參軍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豫王府錄事參軍武后臨朝以忤來俊臣遂外徙歷朗歙二州刺史考課爲諸郡最入之轉揚州長史單身移被自將前任者不能及徙同州刺史歲旱奏宿衛不可闕當聽上者宜月番半糧俾相給足又請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后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逃籍者憚轉入夷獠更相度檄瓌請罷使專責州縣豫立簿籍歲一括實務使同日檢正盡一月止以免勞弊后又鑄浮屠廣損浩廣請併寺省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之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封淮陽縣男以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詔命刪正律令格式遷戶部尚書奏所管戶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尋加侍中留守京師時鄭

皆思以妖幻惑上。支黨徧峽龍州。婦沫爲亂。韋后又寵其妻第五氏出入禁中。瓌捕繫鞠訊之。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進曰。瓌大臣。不能先誅後報。其罪大矣。請先斬瓌。僕射魏元忠頓首言瓌忠鯁。皆思法不容逭。帝不得已。流皆思儋州。徐蕘論死。再轉吏部尚書。封本縣侯。景龍三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監脩國史。兼祭酒祝欽明至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之議。帝不能用。將大臣初拜官。例皆獻食。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宗晉卿因侮嘲之。瓌曰。宰相調和燮理。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兵衛乏食。臣誠不職。故不敢燒尾。帝默然。及崩。遺詔韋太后輔少主知政事。相王爲太尉輔政。后詔宰相議。禁中宗楚客曰。太后與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輙改。楚客等怒。遂削之。瓌稱疾

不飭苹后敗睿宗卽位進左僕射餘如故景雲元年老病罷爲
太子少傅薨年七十二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謚文貞皇太子別
次發哀遺令薄葬布車一乘在位悉心奉上履正體道外方內
直陳當世病利甚多輩溫始爲汴州參軍以賕被杖及用事懼
其嚴范不敢傷開元中加贈司徒賜其家實封百戶擢中子文
左補闕至職方郎中仍配享睿宗廟廷太和中官其四代孫渺
文學參軍四子冰虎部郎中　頲字延碩弱而敏悟一覽千言
第進士調烏程尉舉賢良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遷監
察御史長安中詔覈酷吏究獄驗發其誣多從洗宥神龍中遷
給事中脩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父子同在禁筦時以爲榮玄
宗平內難書詔填委令頲居太極殿後閤口占授之功狀百緒
輕重一無所差李嶠嘆曰其思若湧泉吾所不及俄改太常少卿

仍供內職父裴隋起復終制任工部侍郎加銀青階襲父爵未
幾進中書侍郎勞曰陸象先殁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頲頓首謝
明日加知制誥及與李乂對掌書命詔供政事食自此循以爲
例帝謂前有嶠與味道今乂與頲何愧前人亦同稱蘇李時吐
蕃盜邊帝欲自將討之頲諫列三不堪一歧隴凋弊千乘萬騎
供億不涯二蕃戎之性驟往倏來大軍一臨飆震鳥散彼出多
方我受其說三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劇寇不能無憂烝烝之思
何以自安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必親行帝不省
復上言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
同何至軼天居祗金革屈至尊以爲之敵雖朝鼎夕砧未可以
今示四夷犲敵情狼顧恐來逆北塞聞六師之行入犯幽并靈
夏南動京師臣故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會薛訥大破吐蕃俘

獲來獻方止不行有詔立靖陵碑命頲爲文辭以前世帝后無
之事非稽古不可爲法靖陵既建祖宗陵寢皆須追立帝納之
開元四年進紫微侍郎同平章事脩國史父子咸與宋璟共政
相得歡甚每推璟長或敷奏有未及輒助成之有不會意更於
帝前申璟所執帝故未嘗不從璟嘗語人先僕射長厚自是國
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忘私則今丞相過之八年罷爲
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將方彫弊治
尚簡靜招還流亡收劍南山澤鹽鐵給贍軍人募戍輸雜直開
井置鑪增入計出仍分所贏市穀以廣見儲奏罷前司馬皇甫
恂所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或劾其忤上意頲曰明主不
以私愛奪至公臣可以遠近廢忠節耶嶲州蠻酋院貞吐蕃邀
諜入寇獲其諜者移書還之酋院羞愧謝遂寢從封泰山詔撰

朝覲碑文選掌吏部選事歲年五十八帝舉哀洛城南門贈二日贈右丞相謚文憲生平性廉儉俸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與張說文章稱望略等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近世詔誥惟頲叙事外自爲文章云　詵字延吉舉賢良高第補汾陰尉選祕書詳正學士左司郎中轉給事中出爲徐州刺史有政迹卒贈吏部侍郎子震自幼彊學有成人風以蔭補千牛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祿山之難棄家出奔靈武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爲廣平王從征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兵敗奔襄鄧貶濟王府長史起爲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爲泰建二陵鹵簿使以勞封岐國公終太常卿贈禮部尚書

張說字道濟其先自范陽徙河東又遷洛陽父隲贈丹州刺史說弱冠應制舉對策乙等授太子校書遷左補闕預脩三教珠英武后嘗問氏族歷舉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地爲之其後因生以賜姓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周晏餘氏各以舊國爲姓氏下及兩漢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善之久視中后避暑三陽宮洎秋未還疏諫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絶水之隔嶺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漕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餽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安山谷臣竊不取后不省長安初遷右史內供奉兼知貢舉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援以爲助廷對忤旨流欽州歲餘中宗召爲兵部員外至工部侍郎母喪不御流俗起復論者高之喪畢轉兵部侍郎兼脩

文館學士睿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詔往東都按視譙王重福支黨時繫獄人數百久而不決至即捕獲誅謀主張靈均鄭愔自餘詿誤一切原宥帝嘉其不枉直不瀹惡非忠正豈能如此召爲皇太子侍讀尤見親禮所預祕謀密計甚衆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景雲二年二月術者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帝令備之左右莫對說奏此必讒人謀動東宮陛下若令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臆破矣帝悟下制如說言宗即位以不附太平公主陰謀罷授尚書左丞留守東都因使者以佩刀獻帝請先決策深加聽納會誅蕭至忠等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賞封戶二百時因吐蕃入朝命作潑寒胡戲疏諭昔孔子會夾谷數俳優之罪列國尚然况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朝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未聞乞寒潑胡出何典故裸禮

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恐非于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此戲遂絕俄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又坐事徙岳州停實封雅與蘇瓌善適頲爲相因作五君詠其一列瓌事候瓌忌日致之頲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謇勞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轉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帝大喜開元七年又移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史大夫明年朔方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等千餘人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餘直詣其部召見酋豪慰安之九姓遂安九年晙討蘭池叛寇康待賓詔說同經略時黨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羌寇自相猜夜關待賓道入鐵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黨項奏置麟州以兵撫之怡拜兵部尚書復同三品明年又爲朔方節

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寇康願子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禽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寇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復賜實封時平無事請於邊兵六十萬中罷取二十萬還農上以爲疑說請以闔門百口爲保帝乃可之又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建請一切召募不簡色役優其科條逋逃者必爭來應不旬日果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號彍騎帝自東都還將幸并州說奏由河東故時漢武有脽上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願爲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還徙中書令倡議封禪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因宴禮官學士於集仙殿改爲集賢殿又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書院授說學士知院事東封詔說撰封禪壇頌轉右丞相時左丞相源乾曜不主

封禪與說不協故升壇執事并從者說頗引所厚超階五品餘
械不及又不加賜從兵衆頗怨怒及還宇文融有能恨說事爲
所抑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禱僭道岸寃
訓時求所親史張觀范堯臣依勢市權招賂帝怒詔乾曜隱甫
同刑書韋抗理卿胡珪構問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
詣朝堂割耳稱寃帝遣高力士往視回奏說蓬垢席藁以瓦器
饋食憂懼自罰因言往侍讀功勤兼效忠國家帝憮然乃祇誅
慶則等及貶謫十餘人停說中書令居集賢院專脩國史毎軍
國大務帝輙訪焉隱甫等恐復用巧文詆毀素權忿者又著疾
邪爲帝問因令致仕帝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邊寨
帝曰待王君㚟計之後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
上巂州鬬羊以申諷諭曰使鬬而不解立有死者帝識其意賜

綵千匹瓜州後果失守君幾逐死十七年復爲右丞相轉左上日勑所司供帳設樂內出酹餞帝爲賦詩詩錄修謁陵儀注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踰年有疾中使候問帝手寫方賜藥薨年六十四舉哀光順門罷明年元會贈太師謚文貞御製神道碑文生平持大體敦氣節重然許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三秉大政述作多出其手所撰文必使視草導帝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善用人長。多引後進知名士。以左右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之法。卒爲開元宗臣。其文俊麗典雅。屬思精密。尤長碑誌世所不逮。稱者不以姓著。特曰燕公。謫岳州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之助。掌文學三十年國史常隨軍在家修撰兼職不離集賢帝欲授以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避於崇寵臣不敢復蹈故轍先時修侍宴大官先舉辭以儒臣所貴者

道仰引觴同飲迄今效之徐堅自以學士職閒無益而供儗太
厚議白罷之說曰古者帝王功成則有奢溢之失或興池觀或
尚聲色今上獨崇儒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所費者細所益者
大其言蓋所未達帝聞乃薄堅嘗自爲父碑帝書其額積善之
墓有文集三十卷大曆中配享玄宗廟廷子均垍皆能文　均
自太子通事舍人遷主爵郎中轉中書舍人說自注其考云父
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能以嫌疑而撓國禁考
上下時謂不私後襲父爵遷兵部侍郎坐累貶饒蘇二州刺史
自以才當輔相爲林甫所抑復倚陳希烈國忠遂爲刑部尚書
坐垍貶建安太守入除大理卿居常觖望以僞受祿山中書令
應死房琯與苗晉卿營解肅宗顧說有舊免流合浦卒贈太子
少傅子濛事德宗爲中書舍人垍尚主擢給事中

冊日倉卒定功立賢無方從容守文遂懿剾長太平之政
𦘕國之章

弘簡錄卷之十五終